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二十六回 紅袍諷以復儲

卻說海瑞在廷尉衙門得釋，聞知李純陽被害，遂急急來到法場，撫屍痛哭一番。遂令人看守，自己卻急急的走向朝房而來。此際天色已暗，海瑞也等不到明朝，悄悄的走到龍鳳鼓邊，拿起槌兒，把鼓亂擊。「咚、咚」連響，驚動了守禦的官軍，立將起來把海瑞拿住，問他所以。海瑞道：「我有隱情，除非見了萬歲爺，方可說的。」那些侍衛見他說話含糊，便把他帶住。少頃，有司禮監出來，問道：「誰人大膽擊鼓？」侍衛道：「刑部主事海瑞擊鼓，業已帶下，候旨定奪。」內監聽了，吩咐：「把這蠻子海瑞帶著，待咱家好去復旨。」侍衛應諾。內監即到內宮，奏知皇上。帝即出殿，時已曠黑，滿殿點著了燈燭，便傳海瑞進見。

那些內侍如狼似虎的一般，走到外邊，把海瑞抓進殿來。

海瑞連忙叩頭，口裡只呼萬歲。帝問道：「你乃一個微員，何故誣捏宰輔？罪有應得。朕念你出於無心，故特加恩寬恕。如今復敢擊鼓，難道還有甚麼委曲於你麼？」海瑞頓首奏道：「微臣參奏嚴嵩，原為忠君起見。然臣蒙恩寬宥有外，李翰林忽被斬首，此臣所以不敢偷生也。特詣寶殿，伏乞陛下立賜臣死，以全朋友之義，以明微臣之志。」帝道：「李編修泄漏機密，罪應正法，你何獨為他殉耶？」海瑞道：「陛下垂拱萬方，而凡百姓莫不群承德澤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乃五倫備者。夫婦有恩，朋友有義。今李純陽身為編修，秉筆史館，書記嚴嵩一十二款，乃其份內之事，實不虞瑞之偶見而盜之。今蒙陛下賜以一刀之罪，純陽罪固當戮，死而無憾。然臣實是害純陽之人，敢獨偷生耶？伏乞陛下亦賜臣以一刀之戮，則微臣無憾矣！」

帝聽了海瑞這一番言語，不覺長歎道：「卿可謂不負人者也！然李純陽已死，不能復生。卿乃朕之直臣，朕忍輕棄耶？」

乃傳旨：賜李純陽冠帶，用五品之禮安葬，追贈為翰林學士。

因海瑞之忠義，轉賜以玉如意一支，以旌其義。海瑞謝了恩，領旨下殿。早有禮部以五品冠帶一襲，交與海瑞。

海瑞接了，急急來到法場。時李夫人正與公子撫屍大慟。

海瑞大呼：「尊嫂、賢姪止哀，有恩旨來。」李夫人聽得有人叫喚，便止了泣，只見海瑞到來。海瑞作揖道：「尊嫂且接恩旨。」李夫人便與公子跪著。海瑞捧住冠帶道：「奉聖旨以李翰林加五品職銜，賜冠帶殮葬，家屬謝恩。」夫人公子口呼萬歲，把冠帶接收訖。旋各官僚皆來弔唁。海瑞此時穿了一身孝服，跪在一旁，如喪父母一般，逢人便道自己之過。

少頃，棺木已備齊了，隨即入殮，將柩寄於城外之資報寺。

海瑞竟隨著靈柩相守，夫人與公子倒覺過意不去，勸道：「海老爺，不必憂焦了，如今且請回衙理事。亡夫之靈柩，自有愚母子服伺。」海瑞堅持不肯，直到小祥後，方才回衙。即對夫人說道：「李年兄因我而死，今其家眷流於京邸，又無依靠，我甚過意不去，意欲將女兒許配了他的公子，一則以報李年兄之恩，二則女兒終身有著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張夫人道：「老爺之言甚善，如今他們母子無依，先接過了居住，且供應公子讀書。其婚姻之事，慢慢再說。若是預早說明，只恐公子畏人談論，不肯過來同住呢。」

海瑞大喜，次日即到公館來，見了李夫人，便將相往同住之意說了一遍。李夫人道：「多承叔叔厚意，但是愚母子在京亦是無用，不日當歸歸鞭。惟是目下並五分文，難以行動耳。」

海瑞道：「賢嫂且到舍下暫住，待愚叔打算盤費，再送尊嫂、賢姪回家未遲，幸勿推卻。」李夫人不得已，乃與公子搬到海瑞私衙。張夫人加意慰勸，情同姊妹一般相待，自不必說。海瑞偶暇之時，更用心教那受蔭的經史，諄諄講解義理。李受蔭卻也聰明，一聽了書便悟。因此海公更喜其聰慧，比自己生的還倍加愛惜。

如此住了一年，過了禮儀的大祥。海瑞便請了冰人，對李夫人說合他兒子的親事。李夫人道：「愚母子流落天涯，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錫，母子飄泊，猶如萍寄。多承海老爺提攜，使愚母子不致餓斃他鄉，則感恩靡既矣，焉敢仰攀千金小姐作媳？煩善為我辭可也。」媒以李夫人之言回覆，海瑞便自來見李夫人道：「以小女配令郎，實瑞所應報先人者也。尊嫂休得推卻。」李夫人看見海瑞如此情形，只得依允。只是並無聘禮，只得將玉簪一支，權為聘禮。海瑞接了，從此改口相稱，此時又更加親厚矣。夫人雖然屢欲回家，怎奈海瑞堅留不放。一則要女婿近身攻書，二則又因盤費未備，不覺又過了一年。

時值皇上四旬萬壽，京都臣民各處張燈結綵，與帝恭視稱慶。大小臣工，皆有恭祝賀物。海瑞是個窮官，更兼近日又多了幾口養活，可憐他自上任，只有一領紅袍，直至於茲，冬夏也無更替的。如此勞苦，那裡還有甚銀子備辦賀物？不過空手隨班祝賀而已。

是日，帝大喜，遍賜諸臣之宴，海瑞亦在列內。只見嚴嵩手捧玉卮，跪於帝前，頓首祝道：「臣願陛下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皇圖永固，帝道遐昌。臣有恭祝聖壽之詩一律，恭頌萬壽。」遂將詩呈上。帝看詩畢，笑曰：「丞相過譽，朕恐不當。」

今日可謂太平筵宴，君臣之樂，無過於此，豈可無詩以紀其盛？凡你諸臣等，各和一首何如？」諸臣皆呼萬歲。隨有刑部侍郎唐瑛，左春坊右庶子劉保邦，各吟一首，無非都是些贊揚之句。帝覽畢，乃向海瑞道：「諸人皆有詩章，主事何獨緘口？」海瑞俯伏奏道：「臣才遲鈍，今尚思索矣。」帝令速和，海瑞即便到自己的位上，濃磨香墨飽筆，題成一律呈上。帝覽詩，再四吟哦，復又沉吟半晌，不覺慨然長歎，低頭不語。眾臣莫知其故，海瑞面上卻有歡容。

帝即宣瑞到御座之前，諭道：「觀卿數語，使朕有愧於心。」

然事已至此，如之奈何？」海瑞頓首奏道：「陛下恩遍萬方，何惜一開金口，使彼母子亦得稱慶。」帝大喜道：「依卿所奏。」

海瑞頓首謝恩，歡呼萬歲，退回原位。

帝對文武百官道：「朕行年三十人繼大統，屈指不覺十載。」

回憶少年所行之事，大半乖錯，今甚悔之。現與卿等共聚一堂，詩酒相娛，亦可謂千古一時之盛，但缺一樂矣。」諸臣齊道：「陛下垂拱萬方，四海一家，乃極樂之天下，獨有缺者何也？」

伏乞陛下示知。」帝歎道：「古人有云：『有子萬事足，無官一身輕。』可今朕富有四海，你諸臣工無不竭誠盡職，翼輔王室，可謂樂矣。但缺一樂者，惟朕無子。若有太子，今日席前稱慶，豈不稱全美乎？」諸臣未答，海瑞急急趨至御前，俯伏奏道：「陛下有子，何以雲無？」帝故意道：「寡人何處有子？卿何以言之？」海瑞道：「張皇后產太子，曾經頒行天下，於今七載，陛下豈忘之耶？」帝作驚喜之狀道：「朕卻忘懷了。非卿言，朕幾不省。今日不可不使皇子一睹盛事。」海瑞復奏道：「太子稱慶，禮固宜然。今陛下何不召來，與諸臣相見？一則太子得親祝遐齡，亦稍盡人子之道，亦不負陛下以仁者治天下也！」帝正欲降旨，只見班中閃出一人，手執象笏，俯伏金殿，口稱：「萬歲，微臣嚴嵩有一言冒奏，伏乞陛下恩准，則臣等亦不勝幸甚。」帝笑道：「卿試言之。」正是：奸臣恐怕君恩降，故以讒言阻止君未知嵩奏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